

片片落英 含蓄人间情味

丰子恺艺术特展再续上海缘



■ 丰子恺外孙宋雪君(左)在布展时讲述丰子恺作品 乐梦融 摄

台前幕后

作为中国近现代海派画家中的杰出代表,丰子恺与上海有着深厚的缘分。上海是他一生中工作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,也见证其创业、成名。漫画是丰子恺一生成就的重要组成。

作为上海海派艺术馆落成开馆首展,文心江南系列展之“海上丰采——丰子恺艺术特展”于明日开幕,通过展示丰子恺家属的私人典藏,纪念这位“眼睛向下,作品向上”的海派艺术大家。



■ 一九二六年这幅作品发表,也是漫画这个词首次出现在中国出版物中

日月楼里日月长

本次丰子恺艺术特展是丰子恺与上海缘分的延续,是1981年丰子恺作品在上海展出后,时隔38年的再度回归。

昨天下午,展厅还在搭建中。丰子恺晚年在上海居住和创作地日月楼场景被实景还原。日月楼位于上海陕西南路长乐村,1954年丰家迁至此地,取名为日月楼,因为二楼朝南有一内阳台,梯形凸口三面皆有窗,天窗可以看到日月运转。丰子恺随口吟出“日月楼中日月长”的下联,希望在此能够安居余年。后来马一浮先生对上联,“星河界里星河转”,并用篆书写下了对联。丰子恺自己题写了日月楼的横匾,这两件一直挂在日月楼里的墨宝此次也会参展。

日月楼的面积大小约65平方米,如今在2000平方米的展厅里复原,让在场的丰子恺外孙宋雪君非常激动。他说:“日月楼因故暂停开放,许多爱好者感到很遗憾。作为丰子恺先生的后人,期待着日月楼能够重新开放。”

经典画作多颠沛

本次展出作品多样,特展汇集

了上海市美术家协会的珍贵藏品,以及丰子恺家属的私人典藏,展示了丰子恺的书画作品200余件(套),装帧设计书籍封面168幅。其中丰子恺研究会会长、丰子恺孙子丰羽贡献了150件丰子恺先生的精品。丰羽先生助理告诉记者:“这批藏品继承自丰子恺幼子丰新枚(丰羽父亲),主要绘制于1946年至1949年间。在“文革”前后差点被抄走,丰子恺嘱幼子将画作装入一皮包,连夜北上避险,后在石家庄暂存。唐山大地震时又差点散失。这批画作精品历经坎坷,留存至今。”

丰子恺是弘一法师的得意门生,他们的师生情缘,在跨越半个世纪的《护生画集》里达到顶峰。弘一法师50岁时,丰子恺画第一集50幅为他祝寿,60岁时作60幅作为第二集。弘一法师嘱,以此类推,一百岁时作百幅,护生画集功德圆满。丰子恺先生向老师发愿:“世寿所许,定当遵嘱。”

在“文革”期间,丰家一楼被占,丰子恺只能蜗居在二楼那半个阳台上。丰子恺每天4点起床画画,冒着风险在这里悄悄完成了《护生画集》(第六卷),完成了对师父的许诺。

书法长卷首展示

新中国成立后,丰子恺先后担任上海中国画院首任院长、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、上海市文联副主席、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、上海市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等职。

外孙女崔东明在日月楼度过童年。她与外公丰子恺共同生活了11年,直到丰子恺逝世。在众多书画作品中,更有首次全部亮相的《文人珠玉》书法长卷,全卷长达25米,创作约三载,收录了丰子恺所爱诗词204首。这件作品为崔东明妈妈、丰子恺女儿丰一吟所有。

崔东明透露,外公丰子恺极其热爱中国古典诗词,《文人珠玉》书法长卷作于1962年至1965年。展览方专门为手卷定制了展示柜,这是首次完整展出这件作品。长卷的开头有一小块的挖补痕迹,原来这部长卷本来是写给女儿丰一吟。一日友人拜访日月楼,对《文人珠玉》长卷爱不释手,丰子恺题写了上款,慷慨相赠。友人从日月楼中取出,带到了旅馆,完全打开后发现了“一吟宝藏”的字样在卷尾,赶忙将此卷送回,后在重裱时将题款挖去。日月楼地方狭小,从来没有完整展开过。本报记者 乐梦融

次女丰宛音 (林先, 1921-2007) 上海复兴中学 语文教师	幼子丰新枚 (1938-2005) 香港永新专利公司 高级经理	次子丰元章 (1927-2011) 人民音乐出版社 编辑	三女丰元馨 (阿宝, 1922-2010) 浙江大学 数学副教授
幼女丰一吟 (1929-) 上海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	长子丰华瞻 (瞻瞻, 1924-2005) 复旦大学 英语教授		



丰子恺夫人 徐力民 丰子恺之姐 丰梦忍 丰子恺

■ 丰子恺全家福(摄于1957年) 主办方提供

马上评

小中见大

□ 乐梦融

“海上丰采”展览呈现形式多元化,分为诗意之相、童趣之心、人文之道、丰子恺的朋友圈、“日月楼”实景、互动体验等十个不同板块,以画作、展品、书籍、装置互动等多种实体展陈方式,结合观众实地体验感受,立体地呈现出艺术大家德艺双馨的人生故事。

“儿童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

人,漫画是简笔而注重意义的一种绘画。”著名漫画家、上海市科协主席郑辛遥非常认同丰子恺先生对漫画的注解。“先生说最喜小中能见大,还求弦外有余音。我喜欢画中含有人生情味或社会问题,我希望一幅画可以看看,又可以想想。”

在特展中,我们首次打开“丰子恺的朋友圈”,体会其不善交际、

却谦虚善良、平和睿智的待人接物之道;首次参与立体漫画的互动体验,通过拉动垂吊的小竹篓的三维丰子恺作品图,阅览丰子恺妙语连珠的人生感悟。

希望丰子恺与上海这份弥足珍贵的情缘能够传承,使相关艺术资源得以有效保护和转化,更好地用上海美术资源说好“中国故事”。

跨时空《哈姆雷特》上海首演

本报讯(记者 朱光)昨晚在大剧院举行上海首演的李六乙导演版《哈姆雷特》,是目前中国舞台上,最“跨时空”的哈姆雷特。从舞美、服装甚至台词都辨不清年代、地点,而这种时空模糊的状态,正是导演的追求——莎剧之伟大,在于无论何时在哪里上演都符合当下的世故人情。

作为莎士比亚最为人熟知的作品,《哈姆雷特》平均每15分钟就在世界上的某一个角落上演。这一版《哈姆雷特》是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自去年启动的“中国文化交流计

划”中“莎士比亚舞台本翻译计划”三部合作剧目之一。另外两部是《暴风雨》和《第十二夜》。英国皇莎此举也是为了创造一套适合当今中国舞台呈现、便于演员演绎且利于普及的莎剧新译本。因而,该版《哈姆雷特》启用了女翻译家李建鸣的译作。

舞台设计秉承李六乙以往剧目的惯常——舞台演区总归不是水平的,这一次是一个可以向任何一侧倾斜不同角度的土褐色椭圆形平台。平台之上,挂着一个巨大的,可以不时调整位置的金属色编织球。

平台周围有数个高光射灯调节演区明暗,光源也不时“刺”向观众席。此外,别无他物。这样的舞台既有历史色调又有未来视觉,象征着哈姆雷特的追问——To be or not to be(此次被翻译为“在还是不在”)是永恒的。人物服装也是宽袍大袖,不明年代,既像是古希腊的风格,也有东方意趣,可谓贯通中西。

正如观众的期待和胡军的承诺,他扮演的哈姆雷特被灌注了力量——因而哪怕是犹豫,也显得不怏郁但疯狂。



■ 胡军(前左)在《哈姆雷特》中

本报记者 胡晓芒 摄